

「於心何忍」：由通識教育中的人倫思維談起

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院毒理學 李志恒講座教授 8.30, 2023

因為搬家整理凌亂的書房，多年珍惜的書又一一重見天日，其中一本是大學畢業時在台北市重慶南路買的《世說新語校箋》。信手翻開第一篇《德行》，為該書列為標竿人物的集錦，第二八條講鄧攸(字伯道)的故事，主文說：「鄧攸始避難，於道中棄己子，全弟子。既過江，取一妾，甚寵愛。歷年後，訊其所由，妾具說是北人遭亂，憶父母姓名，乃攸之甥也。攸素有德業，言行無玷，聞之哀恨終身，遂不復畜妾。」大意是說，永嘉之亂，晉室南渡，鄧攸家跟著逃難，由於無法兼顧自己的兒子和已逝弟弟的兒子，所以他和妻子商量說：『吾弟早亡，唯有遺民；今當步走，擔兩兒盡死，不如棄己兒，抱遺民。吾後猶當有兒。』[載於《晉紀》]。於是鄧攸毅然放棄自己的兒子，保全弟弟的兒子。但沒想到東渡後無法再有子嗣，所以就納妾，幾年後卻發現妾其實是他的甥女，哀恨不已。

以魏晉南北朝時的人倫標準，把子女當財產，鄧攸「棄己子，全弟子」可能被認為是友悌道義的表現，貴族與人民身分天差地別，蓄養奴僕妾婢也是當時社會風俗所允許的，所以世說新語對他的娶妾也僅用「聞之哀恨終身，遂不復畜妾」一語帶過，《晉書鄧攸傳》因此還說「天道無知，使鄧伯道無兒」，把鄧攸的舉止作為德行標竿。然而就我們現在的觀點而言，除蓄妾的社會規範不同外，「棄己子，全弟子」也不符合人道的精神，文中也沒有提及鄧攸兒子或其妾的感受，因此古代所稱的德性，於今視之，未必亙古不變。

那時自己在書上做了眉批，不是在主文上，而是在校箋的註解上，兒子對被拋棄的反應在註解是這樣說的：「攸棄兒於草中，兒啼呼追之，至莫復及。攸明日系兒於樹而去」《晉中興書》。想像鄧攸兒子的童稚模樣，被父母親拋棄了，一

路哭哭啼啼的呼喊追趕，小腳步跟不上，是如何的焦急？到黃昏好不容易趕上了，結果被爸爸綁在樹上，揚長而去，那種感覺，豈止是絕情而已。所以四十多年後重新再看這個眉批，還是「於心何忍」四個字。最近也看到一些文章，認為鄧攸是很會經營聲望的人。換現在的角度，是要一起逃命、盡人事聽天命，還是有其他的做法，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通識討論題材吧。

連帶想起來，今年 8 月 22 日承蒙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吳永達主任之邀，以讀書會方式與同仁探討「一身兩世」，事前有些惶恐。因為以前雖常演講，但都是以所學的毒理學或藥物濫用防制為主題，這次首度以人文題材，面對國學素養深厚、書法太極拳均精、文武雙全的吳主任，很怕出醜，幸虧當天吳主任及同仁包容，與談的台師大李思賢教授也幫忙助講，總算沒有掛在黑板上。

會中交流了許多想法，很佩服年輕同仁思維的廣度與深度，其中同仁問到現在的教育與學習，個人引用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的話：「通識，一般生活之準備也，專識，特種事業之準備也。」也就是說通識教育是學做人，專業教育是學做事，因此專業部分除應隨時充實自己以跟上時代腳步外，也建議要「斜槓」專精不同的領域，以增加自己在職場的適用性。通識(或博雅)教育既然是學做人，則人生的經驗、歷練與眼界就很重要，因為每個世代的中心思想或許會有不同。會中我曾以五代的馮道為例，他歷事五朝十一帝，「累朝不離將相、三公、三師之位」，因此被重視忠君愛國觀念的北宋歐陽修所不齒，認為馮道不知廉恥，但近代歷史學家以大歷史的概念，對馮道有了不同的評價，認為短短的八十年間，有五個朝代，這種政權變動頻繁的時代，要向誰效忠？從務實的角度來看，馮道的累受重用對政局與官僚體制的穩定反而起著正面作用，也減少了百姓的流離失所。所以馮道在歷史上是正負評語兩極化的人物，迄今蓋棺未論定。

那天因為時間的限制，沒有深入討論，今天剛好想到鄧攸的故事，或許更能讓

我們思考，人倫道德隨著時代變遷有不同，在教育的思辨上是否也應該要有更深廣的內涵？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人物，不管是歷史上的，還是現在檯面上的，是真正悲天憫人的謙謙君子？還是所謂的「人設」很精準、會經營聲望的偽君子？「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未篡時。」人性是複雜的，如果我們不能夠很理智的思辨，就只能讓歷史來證明吧。